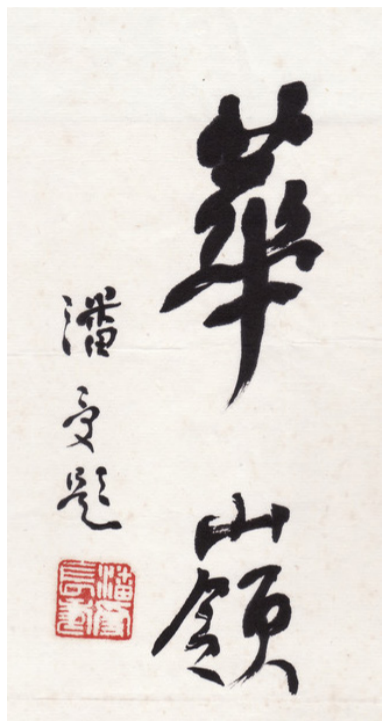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十年，华岗情

作者：寒川(新加坡) (上)



《华岭》会讯，第14期(1995年3月21日)起，由新加坡国宝潘受题写刊名

1990年8月，高中同学黄嘉昌和60年代初毕业的杨有瑞学长来找我，希望我来担任华中校友会即将创刊的《华岭》主编。我那时正准备带妻小去耶加达省亲，担心有所延误，未敢答应下来，但却推荐另一同学帮忙。雅加达回来后没几天，黄嘉昌和杨有瑞两位学长再度来访。原来那位校友或许忙碌，拒绝了。我那时也才知道，校友会90至92年度理事刚刚就职上任，杨有瑞是校友会副会长，黄嘉昌是研究主任。

我没再推诿，并拉了另一位校友李成利，四人便这么负起《华岭》的出版工作。创刊号在1990年11月21日出版。每年三期，即校庆日、8月与11月各一期，基本上是四月刊。

自1968年高中毕业离开华中后，1990年因着《华岭》，我又开始时常出现在校园里。2004年左右，我卸任主编，惟受委为编务顾问，依然参与校友会的出版工作，先后主编了陈瑞猷铜雕《天下之马》、华中校友会80周年纪念特刊，及参与策划《华中创校90周年纪念特刊》等等编务工作。

华中校友会曾在90年代出版了两本纪念文集：《华实串串》(1993)与《华岗依旧》(1999)，甚获好评，这里略为谈述。

这两本文集的出版缘由，可从《后记》里窥见一斑。出版《华实串串》，固然是配合华中校友会新会所开幕典礼，但为什么是文集呢？

《华实串串》中华初文艺纪念集

原来，某间校友会出版了一本该校校友的文艺创作集，洋洋大观。我于是向时任校友会会长的庄升俦学长表示，华中虽然给人以重视理科的印象，理科生在毕业后都有很杰出的表现，但文科生也不赖啊？如果以文学创作而言，也出了好多知名的作家呢！

庄升俦会长没问太多，便嘱意我进行。《华实串串》中华初文艺纪念集于1993年5月15日下午在校友会庄丕唐纪念堂

举行发布会，敦请中华初董事会主席陈共存主持仪式。他虽然因公未能出席，但在讲稿里，希望华中初在籍学生把它作为华文补充读物。他也希望校友会继续努力，出版第二集第三集。出席发布会的嘉宾，计有华中杜辉生校长、华初梁环清院长、庄升俦会长、黄素旺副会长等。

《华实串串》出版后，编委方良在当年6月上旬趁上北京之便，不辞劳苦地带去四本给有关单位和校友，其中一本是给陈立贵学长。陈学长后来写了《从《华实串串》问世想到的》，发表在《华岭》第九期，指出有三个作用：(一)概况地反映了华中初华文教育的水准；(二)以文会友，有益于促进校友间的了解和友谊；(三)有利于激励在籍学生学习华文的热情和信心。

另一位作者莎士比亚碧雅，也在6月11日《联合早报》呼吁校友会应推动文艺，并赞扬华中校友会会所作的努力。他写道：“文艺创作是文艺活动的重要一环。文艺创作如果单靠华文报馆与文学团体的推动，或许其力量还不够。如果今后校友会能够参与推动华文文艺创作与出版工作，那是最恰当不过的。”(《校友会应推动文艺》)

海峡时报也在6月

21日，以半版大篇幅刊出“Old boy's anthology”一文，介绍《华实串串》这本纪念文集。

《华岗依旧》中华初校园生活回忆录

配合母校建校80周年纪念，校友会于1999年8月29日上午11时在庄丕唐纪念堂举行《华岗依旧》发布会。不同于《华实串串》，我们认为文集应该有一篇序，而且写序者不是他人，而是时任总统王鼎昌学长。

其时，王总统因恶性淋巴瘤，健康严重受损，但他还是在7月28日敲定了这篇序，并且建议把原定的书名《山岗忆旧》改为《华岗忆旧》。9月1日，王总统结束六年任期。

我们在他卸任总统之前三天举行发布会。王总统虽然未能主持发布会，但正如序文中所说的：“……这本书的出版，肯定有

助于华中子弟、在籍莘莘学子及读者们了解华中成长的岁月。我谨此祝愿华中在朝向世界级学府迈进的同时，继续灌输传统价值观，德育与智育并重，为国家社会造就更多栋梁。”

早报副刊主任潘正镛在发布会当天，于《文艺城》全版刊出了陈瑞猷、林臻、蔡欣和周维介四位校友的华岗抒怀。发布会由吴定基董事长主持仪式。出席的作者除了获赠文集之外，也获得校友会与颐年俱乐部联合赠送，刻有作者姓名的纪念品。

许永顺在当年8月26日的《联合早报》上写道：“的确，我国要培养写作人或文艺创作，仍要靠文教界的团体与人士同心协力……其实，在校友会出版文艺书籍这个任务中，华中校友会似乎领先及拿出一些成绩，这是可喜的现象。(《校友会可助推文艺创作》)



《华岭》创刊号编委会。左起：杨有瑞、李成利、寒川、黄嘉昌